

四
書
湖
南
講

大學論明篇

此論照今本次序通應以註中所論爲當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此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卽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外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卽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通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卽明之之義末後結以脩身爲本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相應者也歷引書詩爲因明德親民止至善似出創聞故借古聖賢之格言爲證康誥太甲帝典卽明明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卽親民邦畿黃鳥文王之詩卽止至善

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卽知本之義。皆以印證前文。而抽釋之者也。綱不與目並列。故止證而不釋。若八目則格致之義已發明於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旣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舉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擇。如目之視。翳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卽爲要着。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忘助變遺。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慍。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操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知固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聞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中。孟子所謂知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脉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故所重在誠。惟

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參提是爲自明誠之效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琢直了真心必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爲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卽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真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卽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人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周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周禮記爲孔氏祖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爲道學失傳作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程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駒巷又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不離古者近是以漢志及賈逵爲據則學庸實皆子思所作謂
首三綱八目獨括全書必係夫子之意而子思刪之故復以所
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
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鄭氏明子欲從鄭本而目管泉演從
賈本復以已意訂正而吳觀我又從鄭本但各有據考鄭本與
今本除相同外內有北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本之
有也之後文理極爲相屬似不安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
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總論至此
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誠意章既結以文子必誠
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而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
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新至善竊
恐三綱八目原是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
重複亦似失體考賈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則在全
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証以抽繹全書中餘義如中庸
末章引衣錦尚絅等詩一例又覺有味而且賈本爲據易置
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亂又覺文理難通以當以
鄭本爲主止修所錯詩書一段恭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庶爲
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主卽稱爲經文亦宜格致既
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修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
首明是分之爲僞引書詩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完

美但程朱既已更定今講內不敢易置○湖南講以課諸士故
從今本另有大學註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湖南講 全卷

大學於庚午年另講過較原刻迥異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鄭尚友 錄測

泰和蕭士璋 錄演

仁和柴世基 錄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親如字讀

○測大學重明，故首揭明明德。若親民止至善，乃卽從明德中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亦卽從明德親民至善中析出而定靜安慮得。又卽是格致功夫，辨提知字云知止知先致知，總是要歸於格致，亦卽要歸於明明德。以首重夫明也。學稱爲大，乃字宙爲量物，我兼成而非一偏一曲之學道。乃所學之途徑，明德者其本體，原遍天地，徹古今，洞然燭之無疆實具於吾心而

非從外取者。故謂之明德。明上加一明字。是以功夫合本體。將元明之德。提醒如故。不令有一毫障蔽。便是明明德。此乃全章之要旨。最爲提綱挈領處也。民者。廣衆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君臨者論。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卽是親。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善者。純粹無疵。至者。極盡無歉。易云。繼之者善。誠之者性。是善乃性體之本來。不落情識。爲純粹之極者。在中庸卽未發之中。亦卽至誠。人心息息遷流。無少隙之停。能止則直。援至善之本然。一定定在上面。而毫無走作也。親民以達明德之用。至善以立明德之體。總以爲明德者在。

則謂大學之道專在於此。乃就見成道理指示之耳。然欲得此止。怎麼樣用功。必先要知止。此知是能識至善所在。不過信得堅牢者。未知止時。此心移東走西。沒有定向。既知止。只望這條路去。死心向前。真如矢之赴的。豈不有定。未定時。心不免動擾。定則專精於此耳。無他聞目。無他見。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方纔能靜。未靜時。心不免杌杌靜。則相爲恬適。如饑渴之於飲食。睡臥之於枕席。雖有別樣困苦疲勞。亦不覺得。方纔能安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繫戀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叅提功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卽慮亦湊泊不來。惟歷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於暇裕。方纔所用思慮能專。

爲無二銀研得入。謂之能慮也。慮則注思之極。必定透悟。乃爲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卽參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震撼昏亂等處。一切掃除。單逼迫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霾之後。卒然覩此。得未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虛解。如欲到一勝地。而先訪知其風景也。能得是真悟。如已照見勝地。而明知其風景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卽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獨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爲經文中已自道過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虛虛總收上

文本指德末指民總是一物始指明終指親總是一事本始便當先末終便當後又以虛起下文先後意知所先後則入門有路用功不差故可許其近大學之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乃知所先的榜樣明德本是我心裡的今欲將此明德盡明之於天下是要遍世界的人都一樣明其明德了欲乃志願者字亦不虛下說這等宏大願的人既有此宏大願必不肯造次下手故要討個先着一步步推將上去國視天下爲近甸侯綏要荒甸服各五百里必須以次漸達天下未平且把天下放緩先去治國家視國又近欲化行畿甸必自肅雍宮闈始國未治且把國放緩先去齊家家之所觀感在身家有未齊必須端刑

于之化自盡其道感化家人只該從身上做起然身子本是蠢然的若逐處簡點頭疼救頭脚疼救脚終不停當惟是心者身之主宰百體所繇稟命故先正其心然心體虛圓難以把捉如何下手惟是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故先誠其意然意有好歹一味任他不得又須先致知知卽前明德乃本明之體何假外求只就吾意之不自昧處便是致者推而極之務滿其量而無虧也然致知須有個方法當於何處乃在格物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蓋他處所論知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爲物則知乃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包

括。若於物上有一毫間隔。卽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於意心身家固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然此實根上文止來。止卽貫於物中。慮卽研於格內。惟於止握知之宗。慮無不極。卽於物盡知之量。格無不通。故謂上文定靜安慮得。卽是格致之義云耳。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而在乃卽此便是無分彼此。故格物只是致知中事。不宜作兩項看者。格致是求知之法。只到得徹悟處。若實證之功。須自誠意以至平天下方竟也。致知本屬我。必歸於格物。又屬人。與前平天下本屬人。必貫以明明德。又屬我。是明德親民。雖分八目。而首尾相生。如迴文詩。如連環結。人我合成一串。而無分彼我。前一欲字直

貫下其發願之宏如此。物格而后知致等句。上說先此說後。先是論用力。後是論得手。得手須根着功夫。不可臘等。卽先難後獲之意。改致爲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將格物創作物格。言而后知至也。知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纔有起念。便自照了。方可不瞞昧其意。意繇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看人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熟。無意中不覺忽然萌動。此乃是意根種入心內。故能爲心累耳。意既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得本體冲和。心繇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卽着力簡身。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救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繇根心而生色。方

可化形色爲天性。身跡此脩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看我樣子。去做好人。而家齊。家齊則化漸達於國。而國治。國治則化又漸達於天下。而天下平。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卽能得彼。乃謂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於前必先意。更有洗發。觀此先後次序。則明明德於天下。原不得躐驚於天下。畢竟從自身做起。故又提出脩身爲本。以申明物有本末之說。身字乃總括心意知。而籠侗言之。其本之盡頭處。實在格致。總是個明明德。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天下之人。皆具有明德者。故皆要脩身。本與所厚是身。末與所薄是家國天下。厚薄不是私情。論責任。原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只有明明德於天下的。把家國天

下都擔在一身。真所謂厚德載物者。若人雖要他明德。不過隨緣化染。這重擔卸不得與他。故謂之薄。若倒行逆施。萬無此理。此反言以決修身之爲本也。

〔演〕爲學之大。有以一身而該乎天下者。其道安在。在卽吾心本明之德。使之不蔽。而明其明德。在卽同具明德之民。使之不闇。而親愛其民。在卽明德本體之至善。使之不遷。而止於至善。欲得止。須先知止。能知至善所在。則心不兩岐。而后有定。定則心不動。擾而后能靜。靜則心不梟杌。而后能安。安則心不昏散。而后能慮。慮則思極必通。而后能得此止矣。繇斯以觀。凡一物必有根本。有末節。凡一事必有結果。有起因。知得本始在所先。末

終在所後。則用功不謬。而近乎大學之道矣。古之發大宏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願力既大。自不鹵莽加功於天下之中。有國。較天下爲近。先理治其國。國之中有家。較國爲近。先整齊其家。家之中有身。乃所以儀刑乎家者。先脩飭其身。身之中有心。乃所以主宰乎身者。先端正其心。心之中有意。乃所以萌動乎心者。先誠實其意。意從何能誠。知乃意之明覺處。而照了一切者。先推致其知。若夫致知方法。則在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使知與物會成一片。通徹無間而已。功夫俱要一步步將尤切者着緊。至於物既通徹。則知隨物到而知至矣。知既至。方能意無所覆。而后意誠。意既誠。方能心無所緣。而后心正。心既正。方

能身無所染而后身脩。身脩以後。方情無偏用。而后家齊。家齊以後。方縣親迨疏。而后國治。國治以後。方篤近舉遠。而后天下平。其得手一毫不容躐等者。觀此先後之序。可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切總是以脩身為根本。其本先亂而末反治者否矣。何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其所厚者薄。以昏昏自處。而其所薄者厚。能使人昭昭。斷乎未之有也。此以見本之爲獨重耳。

〔商〕虞宗瑤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畢竟到聖人地位。方能初學。未易及此。當如何用功。答曰。此原只頂上句。泛論大學之道。在這等處。並不指着何等人論分量。原非聖人不能圓成。而論功夫。雖初學亦可下手。其功夫卽在下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中。

而格致功夫。又卽在定靜安慮中。此處乃總括之綱。待下文方發明。原非另有一義。○鄭孕唐問。近講善以至言。卽無善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無乃所以爲至。何如。答曰。本文止云至善。卽中庸亦云明善。云擇善。並不言及無字。何得添担。卽無聲無臭。乃根上天之載來。載卽是事。恐其着相。故以無聲無臭化之。只是去其事中之相。非併事而無之也。若至善則純粹之稱。有何體相。蓋有心之善。分乎陰陽。而善與惡對。便着相。無心之善。返於太極。而離惡僻至。便不着相。是善者本真實之體。至者泯執着之相。必欲表無。似須云無善之善。乃爲至善。庶乎無病。曰。前講至善卽至誠。誠乃真心。恐不免有着。曰。誠者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更何着之有。薛宏繹曰。後文以仁敬孝慈信證止至善。似着在事上了。曰正惟以仁敬孝慈信作證。鑒鑒可據。故不妄將無字蕩掃乎善。蓋仁敬孝慈信乃小德之川流。緝熙敬止乃大德之敦化。止至善原指大德。而小德卽在大德中。以多證一。以事證理。頭頭是道。原無不合者耳。○吳太冲問。首揭明明德至矣。如何又另以止至善足之。豈雖明尚有未善。必止此方完耶。答曰。明德之本體卽至善。原非有兩。至善如鏡之體。明德如鏡之光。鏡體若動搖。何繇鑒物。明德之推極於至善。卽明之必邇於誠。所謂卽寂而照。卽止而觀。不容有岐者。曰至善。旣爲明德之體。則本當屬之至善。今以明德爲本。何故。曰明德

之本。乃對親民之末言。不及至善者。卽攝於明德中也。大學所重在明故。以明德爲本。而攝至善。中庸所重在誠。誠卽至善。則又可以至善爲本。而攝明德。因所入手不同。故其提宗亦各有所重。○譚貞默問。章內知止知先致知。知至四知字。是同是異。答曰。知字本一樣。或止或先。或致或至。却是不同。知止是知其究竟。知先是知其起手。致知是方去起手。知至是已窮究竟。譬適京師者。要曉京師實在何處。是知究竟也。先曉起行發腳之處。是知起手也。○徐時泰問。知止一向俱說。已是能止的事。因何說是虛解。答曰。知止若看得淺。則慮得作何下落。所以講到慮與得。只得着在外邊處。事上將聖賢參悟得力處。顛倒說粗。

了曰。知止猶可輕看。若定靜安。似心境已到了手處。恐難說粗。他曰。定靜安原有不同。惟證道了手後。方纔是大休歇。若初時見些光景。只可功夫借他好做。謂之小休歇。此定靜安在。慮得之前。則其於所止。尚未能得。方藉慮以研之。當只是小休歇。於了手尚隔遠在。○施惟中間。人心當未能慮時。直是費盡思索。何以能定靜安。答曰。若念頭專一。便苦心力索。亦相安適。程明道謂金華百萬。與䟽食曲肱無異。只是心專於此故。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則慮原是不好字眼。今能得何以反繇於慮。曰。到得後。自馴至於何思何慮。未得時。方要借他用功。如何便得不慮。然止卽不慮之體。慮以求止。是正慮其所不慮者耳。○柴世

基問。知止定靜安慮得。舊講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配合。獨指爲格致功夫。何故。答曰。此單看一慮字。思有所歸曰慮。故謂爲察。提功夫證之。顏子如定靜安。卽坐體默聽。慮卽仰鑽瞻忽。慮而得。正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亦是中庸之擇善。亦卽是明。故只屬之格致。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是中庸之固執。亦卽是誠。當屬之誠意。蓋格致思而得也。誠意勉而中也。正心脩身。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卽孔子耳順從心。乃何思何慮境界。是誠正脩處。於慮字說不去。只可斷自格致爲止矣。且格致功夫。旣發揮明盡。則後面不爲格致立傳。更可推也。曰。定靜安慮得。旣發明格致。何不接於格致之後。而乃預列於前。曰。格致以至善。

之止爲宗。因說止至善。遂緊接知止說去。旣頂上文發止。則語氣不能再斷。遂詳論定靜安慮得。以預發格致之義。曰。格致何以必根止來。曰。格致若不到得止。則所知僅在半途。見地尚未爲大徹。卽用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其學亦只到下學而不能上達。其治亦只到小康而不能動變。去大學之道遠矣。是格致爲衆目之樞。而止又爲格致之樞。絕不得相離者也。○方士亮問。得止。屬之格致。豈至善亦盡於格致中耶。答曰。格致之得止。原只屬之擇善。則後面尚有固執以後功夫。在誠正脩等處。豈得遂盡乎止。曰。得字似有可執者。若單屬擇一邊。恐於得字義未盡。曰。釋乎中庸得一善。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皆以釋爲得。

若執則云拳拳服膺云勉而中云行之弗篤弗措並不言得則得字屬擇更親切○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得專屬之格致哉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格致前之定乃定之影現耳至意誠則真定矣格致前之靜乃靜之影現耳至心正則真靜矣格致前之安乃安之影現耳至身脩則真安矣蓋格致之前靠止作把柄慮作功夫若見此定靜安光景非有止以繫乎慮則定靜安未免作輟以尚有慮在故而誠正脩則慮而不慮矣曰齊治平內亦必有定靜安慮又若何曰至於齊治平則不定之定而無乎不定不靜之靜而無乎不靜不安之安而無乎不安誠卽擾卽定卽動卽靜卽危卽安而圓通無礙更

何待於慮爲此正所謂何思何慮亦卽所謂大休歇者至此則
定靜安何嘗不深但前文爲慮字隔斷不得不淺視之耳○方
如騏問明德只在我心今說明明德於天下却像把這明德看
做世間人公共的要大家同明如何合得龍來答曰卽今諸友
共處一堂耳所聞處目所見處孰不明了然分得那一處是我
所明了的那一處是人所明了的如燃千燈於一室其明各各
遍照不相分別亦不相妨礙其形骸雖有千百性靈總只一個
人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卽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
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卽人情亦終隔絕陽明子謂明德
功夫在親民上做親民功夫在明德上做者此也陸運昌曰要

人人皆明其明德。即使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恐亦未必人人皆堯舜也。曰。這全要看一欲字。凡大學問的人。定發大宏願。要度盡世人。皆使入道。至於人的根器。自是不同。其造詣怎能一一到得。然有這樣明明德的人。發了這樣大願。其於天下萬世。或親炙興起。或間風私淑。畢竟也提醒得多。便是我志願無往不貫徹也。○柴世埏問。陽明先生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龍溪謂此非究竟語。心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亦無善惡。錢緒山不以爲然。復申陽明之旨。其說何所適從。答曰。心貴空。諸所有無善無惡。乃返於空者。以此認心。良亦有見。然說善惡與惡對。而並遣之。

說無又不慮與有對。而獨執之可乎。惟真空妙有。不落邊見。以此言心。庶其義乃圓而無漏。陽明子云。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然則說有說無。亦只是應機接引。未爲實論。曰。然則如何是心之體。曰。明德是心之體。卽陽明子所提之良知。蓋此知通天徹地。亘古達今。如大圓鏡。光涵萬象。無一物不森羅。而亦無一物之可着。心無體。以此知爲體。其量亦復如是。所以世界必有成虧。而此知不虧。萬形皆有消滅。而此知不滅。卽造至聖人。凡念俱空。而此照心獨不空。錮至極惡不肖。凡念俱昧。而此良知獨不昧。誠先後天地而無有終窮。溥遍靈蠢而莫之遺漏。爲人人各具之靈性。所以大學

獨重明明德。併首發格致。不與六目並列。意非無謂而然者。曰。前講以至善爲明德之體。今又以明德爲心之體。豈體中更復有體耶。曰。明德與至善對舉。則至善爲明德之體。單舉明德。則至善卽攝於其中。而明德又爲心之體。究竟非有兩體者。陸鳴時曰。知既是心之體。何以隔過誠意。方言致知。曰。知在心。乃性靈之照了也。知在意。乃識想之分別也。致知惟連着誠意。宜單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透露。而意知當下可提。用識想以撥性靈。卽前以慮求止之義耳。○程開世問。意乃心之所發。今從管氏以心之端倪言。亦何所見。答曰。發則馳於所感。純屬之情矣。若意乃未發而含於識。方發而注於情。介在動靜之交。故謂心之

端倪而非可專以所發言者也。○但宗臯問格字漢疏訓來程朱訓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訓來訓至頗近而於格字不直貼若格去物欲則與物有本末物字相悖格不正以歸正則與正心正字相混總之格去格正格式俱像誠正脩中義惟通徹之訓出自呂東萊於致知方體貼得着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卽論孟中有耻且格亦當訓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當訓臣之通徹於君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字

以通徹訓似卽致知之義。恐兩下太無別。曰。知與物都有別。致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正相離。不得。故不用先字而用在字。○劉日。職問。物是意身心家國天下。則物乃紛然不齊。格之之功。何處下手。答曰。原說功夫。只在一慮字。今人但認分別爲知。不知如何是知。但認着念爲意。不知如何是意。但認含識爲心。不知如何是心。但認欲爲身。不知如何是身。於此正須要參。曰。家國天下。豈亦難認而待參耶。曰。若於意心身外。別爲家國天下。便成扞隔。參得透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卽意心身卽家國天下。卽意心身息。照則寂然不動。起照則感而遂通。何得更作殊觀。陳文鴻曰。卽

意心身亦各不一。豈能逐項分察。曰總不外於一止。雖云格物而實從物中格止。慮而得則已。悟到此止。縣是一止。能止衆止。月在天心。而百川皆映。號物之數。處處可通。蓋合之爲根本之智。既參悟自心。而分之爲差別之智。卽瞭了諸境。更有何物能礙吾之格耶。但宗傳曰。旣重在止。只須知止。慮得。卽蕪致知之義矣。何必又增格物。紛然滑稽。使人難以理會。曰。予以知何所在。將在意耶。在心耶。在身及家國天下耶。總之知體無物不通。不能別其何處爲知內。何處爲知外。而可容分裂者。惟物原卽在知中。故必須格物以盡其量。而物中一貫之宗。則已自有知止在。趙光朴曰。格物與慮止。終覺話分兩頭。何能強貫爲一。曰。

若不相貫。則格物與慮止。功夫須兩路去做。如何下手。蓋非物無以盡知之量。非止無以握知之宗。兩下相合。則入乎至廣之中。得乎至一之解。物止可以交攝。一多豈不互融。故謂卽類于之擇乎中庸得一善。亦卽子貢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也。○蕭士瑋問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是功夫一時並用。還是完了一件方做一件。答曰。數項境界。原無分彼此。故功夫但有重輕。得手方分先後。蓋知乃意之所覺。意乃心之所倪。心乃身之所宰。而身則隨其所值。運吾之心意。知以交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固是一個。卽家國天下亦隨所值便是。是數項一時俱有境界之無分彼此者也。惟境界無分彼此。故功夫亦不得分兩截。

格致時卽做誠意等。而格致爲重。誠意時卽做正心等。而誠意爲重。正脩齊治平等皆然。至誠正脩齊治平時。仍不忘格致。亦重在彼而輕在此。是功夫之微有重輕者也。惟功夫有重輕。故得手因分先後。見得透徹。方於誠意能着實不虛。而正心則驟有意化於無意。脩身則驟有心化於無心。齊治平則又驟近而漸推漸廣。以化及於遠。是得手之有漸次者也。非分非合。亦分亦合。非先非後。亦先亦後。在用功者自會之耳。○張殷甫問。知乃同一明德。而講中有解有悟有證。何以各別。答曰。以見地有淺深。故歷境亦有虛實。凡知止知先知本。皆所謂解耳。必慮得而物格知至。乃悟也。易所謂知至至之。孟子所謂始條理者。皆

之事也。意誠以至天下平，乃證也。易所謂知終終之，孟子所謂終條聖者，聖之事也。今借傳文以影之。如格意之物，則明乎其欺而知至於意矣。格心之物，則明乎其所而知至於心矣。格身之物，則明乎其辟而知至於身矣。格家之物，則明乎誠求而知至於家矣。格國與天下之物，則明乎絜矩而知至於國與天下矣。此皆從悟後通之，而證則未然。又如知意如何誠，必實到毋欺，方證乎意之知。知心如何正，必實到無所，方證乎心之知。知身如何脩，必實到無辟，方證乎身之知。知家如何齊，必實到誠求之中，方證乎家之知。知國與天下如何治平，必實到絜矩而上下前後左右之皆同，方證乎國與天下之知。此乃所謂證也。

此知惟析之既精。方合之無漏耳。○孟師尹問。物格知至以下。時說皆謂了此卽能得彼。今謂了此方可到彼。似又有漸次等待。何也。答曰。物格完了。卽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尚解脫得。虛景而忽實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爲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卽隨意正乎。心正固大槩身脩。然身子憑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悞。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

十始能蓋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
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霎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
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烝烝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煩天
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
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
非了此卽能得彼。乃了此方可到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密於
此。正須逐節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
要非終隔遠而難企者矣。○鄭尚友問。衆目功夫各在必先處。
做若而后處。又有漸次。似須又做功夫。未免重複。答曰。前講原
說。先是用功。后是得手。蓋因必先與而后。逐句相照。惟必先處。

功夫逐節有重輕。故而后處得手亦逐節有次第。若說知至便能意誠。意誠便能心正。則與必先處逐段挨去者。反不相肖矣。況逐句一氣凌駕過去。則許多而后。要他何用。毋乃文煩而不殺乎。曰。前講一止能止衆止。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逐項又有次第。豈止尚不能一以貫之耶。曰。前以悟言。而此以證。悟如寐者之得醒。開眼便能了然。故只須得一止以該衆止。證如視者之辨物。逐處應爲閱歷。故又必盡衆止以會一止。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夫。原一一不可缺。而其樞要。却總不外於此止。○徐世淳問。豈是皆以脩身爲本。似功夫只該在身上做。前面却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又將念頭馳向天下去。這是爲何答。

曰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殫一身以逮天下○葛孟
真問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卽是行今獨重在明明德似
卽陽明之旨然否答曰知行難說絕無可分亦難說絕有可分
如格致屬之擇善知也誠正脩齊治平屬之固執以後行也知
行安得不分然求知須用格致之功是知不離乎行用誠正脩
齊治平之功卽實踐格致之所見是行不離乎知知行安得不
合要此只就進步時言耳若到了手則所行皆屬應跡而不習
所知乃返本體而常照惟本體自知故初時以格致爲參提卽
要見本體隨後以誠正脩齊治平爲造詣亦要證本體始終總
歸一知而行特其中之過影耳知行雖或分或合而究實仍歸

於一者大學所重在明。予只照本書敷演。不敢於先儒有左右袒也。

管東溟曰。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含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大學之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判於陰陽。陽有對。而太極無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或問近儒之講至善。多究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處。果是大學宗旨否。曰。大學從格物始。至天下終。不過紮好惡之矩而止矣。好惡之矩。豈謂不從無聲無臭中來。然必執無聲無臭之話頭。以論大學之止至善。便浸淫於禪門覓心了不可得之公案。據後章關到止至善處。原以文王之止仁敬孝慈信爲的。豈必借路禪玄。以深至善之說。唯文王之所以止至善。却是通極於天命之穆穆者。其要則在於緝熙敬止五言。學者當求所以緝熙。所以敬止之着落處。○天子之明明德於天下。不待言矣。庶人無位。則如之何。曰。中和一致。位育潛通。由家以風國。由國

以風天下。一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皆吾明德之所及也。孔子其
遜矣。亦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若無
所用於世。而或有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隱迹於中。則先天而
天不違。其幽贊神明之功。更不可量。此非中人以下。可與語也。
是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止至善之君子。無心過猶易。無身過更難。世有慎獨之君子。
其心已無人我之隙。而動容周旋。不肯中禮。身過猶未盡無也。
故不足以立極於天下。○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
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
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心之心也。廓然
包乎太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句於方寸。而
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
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
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
心不隨意。而有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
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滅。攝情而歸
於性。則心正。○以至善名性。則可以至善名心。則不可。心含真
妄者也。唯天地聖人無妄。心即是性。謂聖人凡同心。則可。謂聖人
同意。則不可。意分人我者也。唯聖人無我。意即是心。然性入氣
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

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慾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我而不能
與天地萬物之爲一而有好奇惡之僻不僻則誠誠正合而脩
身之道備○并者心之神明也滿六合通古今而無不在焉若
方寸中起滅之知乃意知非心知也心知雖不離乎意知然意
知有通有塞而心知無晝無夜其幾可驗於寤寐之間不緣寤
而覺不緣寐而昏者此心知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心
意若形影然形不定於影而影必圓於形人之所以能窮三際
徧十方而無不知者心量周也其所以有知有不知而見聞不
越耳目思惟不越見聞者意量局也常人以意爲心故心知之
量亦局聖人以心爲意故意知之量自周而聖之實無二知也
其形影在未發已發之間而其形現則有了別分別之辨分別
之心卽意也了別之意卽心也○心有萬緣俱息之時而知體
則未嘗妄是以佛氏但空識情不空識性而曰了了常知不成
斷滅○心之重處卽知知之虛處卽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
正知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心如
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身之主
宰曰心心之端倪曰意意之了別曰知知之觸處曰物○格致
則一事也何以開爲二目曰此義可分可合意誠之後必合意
未誠則尚可分蓋有求致知於格物之外者爲中下二乘之禪
學又有勉強格物而知難致者爲訓詁詞章之俗學迷入詬駁

一事爲兩事。達人安得不分。一目爲兩目。○知所先後。特知本之當先脩耳。未必悟也。一旦洞然。知至善之所止。斯則可以言頓悟矣。猶未可謂知之至也。頓悟之後。不廢漸脩之功。而定而靜。而安。而慮。以至於能得。斯乃悟中起脩。脩中仍起大悟。可與超凡而入聖矣。然猶是知至之至之事。已至而益求其至。然後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方。乃是知終終之之事。○知止能得。雖分先後。亦只先得物格。知至一案。未盡事之終始。○勝哉。別人心有根本之智。有差別之智。卽儒家一本萬殊之說也。根本智。固從一貫中出。差別智。實從多識中出。兩智合而知體。乃至故。祖言知至之始條理。其案若了。在誠意之末。細言知終之終條理。其機實貫到平天下之後。可從正心一關。截作兩界。心正以前。重在了根本之智。故以慎獨爲要。心正以後。重在了差別之智。故以絮矩爲的。○問。子以格致一宗。貫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然則物格。知至而後。直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乎。抑猶從息心身家國天下。隨處點簡乎。曰。隨處點簡。正是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也。功有生熟。物格。知至之分。量亦不等。意心身間。有自信不渴。靈安得不隨時隨處點簡。其所未至哉。然懣懣既已在手。則歸宿處。自有在。亦只結在物格。知至一路耳。○問。近諸講以定爲誠意之別名。靜爲正心之別名。安爲脩身之別名。處爲齊治平之別名。得作物格。知至以後。事於義當否。曰。通於一萬

事畢故曰慝而后能得然物亦豈能一朝盡格知亦豈能一朝
遂至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夫亦豈能當下纖毫無漏故正以定
靜安慮四字形容其性境而已定合誠誠之漸也靜含正正之
漸也安含脩脩之漸也慮含齊治均平皆其漸也其得乃知至
至之之得非知終終之之得也然而有進無退矣從此日新又
新明德與新民合然後知止之學竟則所謂知終終之也聖學
之法章後達亦於此乎可見若謂定靜安慮是誠正脩齊治平
之別名則頭上安頭既非義然謂誠正脩齊等義與定靜安慮
不相應又近於節外生枝一心可出兩境也亦非義○按八條
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
齊治平六目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
先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
日而要終者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俱攝焉
吳觀我曰有性德有脩德有成德性統宗而一致德時出而異
名周禮之言智仁聖義中和也孟子之言仁義禮智也皆所以
名性德也好學成乎智力行近乎仁其脩德之謂乎學不厭智
也致不遠仁也其成德之謂乎依於性德而起脩德依於脩德
而遂成德依於成德而完性德卽一卽三非三非一大學之明
德語性德也性德之名何此非彼何彼非此何多非一何一非
多明也者智之異名也周禮之名性德者六而明統其始孟子

之名性德者四。而明要其終顯諸仁而爲親民。藏諸用而爲止
善。在凡不減。處聖不增。貴非獨隆。賤非獨殺。一而已矣。○明德
有靈知也。明明德者。真知也。靈知之謂性。真知之謂悟。靈知逐
境而妄。知生妄。知返原而真。知啓依靈起妄。破妄卽真。○同德
本明也。安用明之。志非明也。安能明之。曰。如日舒光。光遍照且
悟真之明也。明其本明而德體不增。如水凝冰。冰還成水。破妄
之明也。明其不明而德體不減。○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
必同體。天之民也。對身而曰家。國天下。身也。民也。皆明德中所
現物也。外民於身而拂之。則靈知蔽于形骸之小。如存靈鏡。一
物不容。通民於身以親之。則靈知包乎宇宙之大。如無塵鏡。萬
物皆備。○知者止之光。止者知之體。非二物也。知者明也。止者
誠也。誠之爲物。在聖不增。處凡不減。然而能使凡之爲聖者。非
誠也。明也。器用者空。而空不能爲器。人弘以道。而道不能弘人
。有定者有不定也。蓋有知其所止。而志專於攻取。氣阻于怠
荒。馳騁於離合者矣。惡乎定。定者於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時。常
靜不。無有動轉。乃至造大顛沛。無有散亂。不生疲厭。如舟逆
流。高樁相牽。惟念直前。更無餘想。○物我乍泯之謂靜。動亂永
息之謂安。如雲中水。浪之安處。雖有餘滓。不能濁亂。隨緣逐境。
兀兀然。若無事。食之問。進仁造大顛沛。必於此。此之謂也。
○未之所附曰。至未之所該曰。未。非二物也。造終之端曰。始。滿。

好之量曰終。非兩事也。勇以任之曰先。寬以居之曰後。非異時也。如是之知。謂之知本。謂之知所先後。○如室中燈。光徧一室。一燈亦徧。千燈亦徧。此性體也。欲分千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即具千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明德。皆明于天下。其千燈之徧乎。夫一燈之徧。可分而爲千燈之徧。而其所以分者。性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明德之性而已矣。性衆則燈之分也。亦衆。而能分之燈。非獨優也。性寡則燈之分也。亦寡。而能分之燈。非獨劣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爲知之之式。而民之知與不知也。勿論。雖萬世而下。有能知之者。亦吾之使之知也。○身附於家。家附於國。國附於天下。天下附於天地。天地附於太虛。太虛附於心。心者海也。身者泡也。家國天下者衆泡之別相也。心動爲意。意誠心正。而明德之體廣矣。大矣。雲散月圓。長空獨朗。其誠意之喻乎。沼沚之得月者。家齊也。溪澗之得月者。國治也。江河之得月者。天下平也。○身之與天下接也。不必其有之也。而好惡形焉。無僻於家。家齊矣。無僻於國。國治矣。無僻於天下。天下平矣。本之治。卽末之治。借所當者。寡耳。劍之吹毛。識者不謂其不斷犀也。○致知之知。靈知也。知至之知。真知也。知止知本。知先後之知。似知也。非似知。不發真知。真知起而似知銷。非真知不顯靈知。靈知徧而真知泯。○心意知者。身之靈。而家國天下之影也。靈能應物。影能隨物。應物者。

不物之物也。隨物者非物之物也。以心觀物何物非心。以物觀心何心非物。○心者名也。意者用也。知者體也。故心意知者皆物也。物有本末。本末皆物也。身心意知對本而爲能格之物者也。家國天下對本而爲所格之物者也。格未於本則家國天下爲一身。本能格末則身不在我而在家國天下。故大學之境界一言以蔽之曰物而大學之功夫一言以蔽之曰格物。○物之有性者可合分殊爲理一。物之有形者亦可析理一爲分殊。故置天下而先國置國而先家置家而先身者雖非大學之道而猶可爲也。若夫身之於心也心之於意也意之於知也謂之曰一猶以爲剩况其二手置身而正其心是光不藉鏡而照也置心而誠其意是波不令水而澄也置意而致其知是日不舒光而徧也非一非二孰後孰先無先而以先言之者語所重也無後而以後言之者推所遜也。○曾未於本即家國天下之境而施格致誠正之功達本於末即格致誠正之時而視脩齊治平之效身有崇卑而效之小大異身有寂感而效之微顯異萬邦之協和也四方之風動也效之大者也天下之人被之鴻潤之成都也夾谷之歸田也效之小者也一方之人被之五典之克從也四教之不能也效之顯者也同道之朋知之克已之歸仁也強恕之反身也效之微者也自知而已矣惟聖知聖而已矣雖然未有不得於微而能得於顯不得於小而能得於大者故

微者顯之木也。小者大之本也。爲大於其小。爲顯於其微。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知明德之常應常體。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繫矩之川。雖然。知其常靜。故藏身之途。則爾。知不如是。而曰知止。其所知者。動而已矣。知身民之非一。非二。謂之知本。知其非二。故明明德於天下之顯宏。知其非一。故明明德於天下之任重。知不如是。而曰知本。其所知者。未而已矣。此二知者。大學之初門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康成古本原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按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按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置在該意章後似覺無謂。考賈逵古本大畧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似當依賈本置於末後而章內次序則依鄭本爲當。但程朱二子既移置於此。今講不敢復古仍從之。

○測自此至此謂知本乃歷引書詩併聖言以爲明親至善及知本作印證而闡釋之以見立言之非無徵。有起之難遽盡云爾。

康誥是武王述文王之德以告康叔者克訓能如克長克君之
克太甲是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者顧乃一眼看着誡訓
正審乃端正審察目精畧不參差命有囑付意蓋天意欲人格
德行善若以此囑付之而鑒臨不爽最爲顯赫故謂之明命所
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學者時時瞻顧在此自不敢有一毫
昏散之念而對越惟戾矣帝典史臣誦堯者堯之德光被四表
格於上下本極高峻故謂峻德自明卽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
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接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
未有出得這圈子外的真是千聖的傳並非斷門曲士之學此
是歷引書以印證明明德而釋之者也

演明明德之說何昉乎。康誥言文王克能昭明其德。太甲言成湯顧察乎上天監臨之明命。帝典言帝堯克能明其高峻之德。夫自文邇之湯自湯邇之堯並無有異術。悉皆自己求明也。而明明德謂非聖聖的傳哉。

商吳應爰問皆自明自字。正與在明明德相發明。乃歸重自己之意。何爲不重而反重皆字。答曰歸重自己。乃在此謂知本處。若此章證明明德。自字止當得德字。惟皆字乃總指三書取證愈多。則宗有愈確。故獨重此。○陳周臣問自此至此謂知本。明是釋明德親民止至善。何謂非釋。答曰後而誠意正心等章俱以所謂提起。此謂結束。而此處獨無。豈得以釋文例論。且後面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卽是前面明親至善等中事後。旣釋而前。又釋更覺重複。蓋此因前明親至善之說。似出創聞。故歷引詩書。把古人成法。以作印證。而趣味難盡。復爲闡釋之。所以作者絕不自立議論。間有發揮。不過爲作註脚耳。至聽訟二句。又是引夫子之言。雖此謂知本句。是釋語。而文內未有發知本意。蓋似釋非釋。要亦相證之意云耳。○陸鳴燧問。此後引詩書各章。與中庸衣錦章。皆謂證首章而釋之。何相同。至此答曰。旣皆是引詩書發論。便與他章迥別。蓋證者是前義已完。借古人以徵信。釋者是餘味難竟。借古人以引伸。兩下合看。色色相符。雖欲不同而不可得者。此克明等章。當參古本合併移作末章爲

是然而未敢遽更也。

管東原曰。願說天之明命。卽夫子畏天命之說也。古人慎獨之學。恒從畏天命中來。其言願說明命。卽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意也。人情見君父則肅。見師保則敬。非以有所忌憚而然歟。况乎赫赫天命。日監在茲。惡迺吉。從違罔唯影響。而可以爲心。遠志。參其間哉。時時顧之。慎獨之功。斯密矣。或曰。審若是。則有所畏而不爲惡耳。豈聖人先天之學。不知峻德如堯。猶曰欽若昊天。純德如文。猶曰貽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願說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間。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宋儒慈二氏之虛無。又欲撥去因果。而謂天命爲蕩然之空理。則虛無蓋甚。何以發人願說之誠。近儒復影二氏。先天宗旨。輕言宇宙在手。命自我立。則流於小人之無忌憚焉。亦異乎夫子畏天命之說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測盤銘是湯於沐浴之盤作銘辭以爲警。苟者。設若意不着力。

凡人雖爲夙習蔽鋼。安能無一念醒悟之時。夫使其終於蔽鋼。則已。苟不能終於蔽鋼。而有一日之新。安可把這好念頭。虛度過。苟字下得最圓活。正使人自己反求。乘此一念。今日新矣。明日或不加洗濯。便依舊是今日模樣。明日新矣。後日或不加洗濯。又依舊是明日模樣。如何得有長進。故須要日日新。又日新。知人身向來通在垢穢中。今日固洗濯淨了。向後每日要洗。不可畧有間斷。此是泛論常新之法。不專屬自己。卽作民亦不外此耳。新民者。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迎着他新的機括。爲之鼓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上。若我去動民。乃在作字內耳。詩乃頌文王者。維是

助語辭。周自后稷開國其來已舊。至於文王脩德格天。惟天眷德。雖未嘗取有天下。而化行南國。人心翕從。上天眷注之命。已屬於周。與前國運不同。故謂之新。此乃格天之學也。極字指三聖人之成法。卽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成規具在。處處可摹。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親民而繹之者也。

演親民之說。何助乎。湯之盤銘言。設使人於一日之間。煥然自新。不可忽畧。而遽止。繇此更加洗濯。日日增新。又日增新月。異而歲不同焉。康誥言。振作其向化方新之民。詩言。周雖舊邦。至文王脩德格天。其天命之眷注於此。爲聿新。自古如湯如文如。

武皆新之之極者而成現在在可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爲親民法焉

商王一虞問湯銘曰新又新則新新不已矣乃首章止於至善又似有住足處何也答曰止善如把舵日新如行舟○畢登賢問玩新字似親民還作新民方與相合答曰經文原是親字如何因後改前曰以新字頂親字似意不相蒙曰若聽人安於舊染便是棄之一體外了惟使之煥然一新乃爲親愛則新之正所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書中儘有何必拘定字眼頂來○王道焜問新命不必說到受天命上看來天視聽卽民視聽民德皆新卽是新命若意在受天命便是有爲而爲了答曰

天命之謂性。人性原從天命來。故功夫必至合天方爲究竟。況人世上寵利還可有心邀求。天命無私。若非真有不睹不聞之功。與無聲無臭者相合。安能感通。此正是無所爲而爲處。○任嗣宏問其命維新命字。與顧諟之命亦相同否。答曰。命總是上天囑付之意。然細分之以神理言。則爲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爲降祥之命。○何位問盤銘章既是證親民。只宜作新民一語足矣。乃始之以日新。終之以新命。何也。答曰。日新卽該明明德。新命卽該止至善。三項功實相因。雖分證而義難判然。故亦兼及之耳。

吳觀我曰。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隱而非滅。去垢之謂新。如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日日新之謂不已。又日新之謂不住。○

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爲親也煦煦而已新而不親其爲新也察察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西邦畿爲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隱然寓於言外。土高爲丘。隅是一角。詩言丘隅。可以避繒繳。而鳥止之。故夫子嘆其於當止處。能知其所止。可以人不如鳥者。借鳥以動人之知止也。詩咏文王。正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穆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基最爲玄默。卽不識不知之意。於嘆辭。緝字從系。如絲之聯續。熙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儼若思。以敬爲止。乃儼若者。常主於中也。然本體旣稱穆穆。難以識認。於是從作用處。指點爲人君。如四民贊獨。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爲人臣。如三分有二。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敬爲人子。如

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德。道追來孝。是其止孝。爲人父。如開木支。自世之業。且使武周之聖。世德作求。是其止慈。與國人交。如萬邦作孚。至於厥芮質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這仁敬孝慈信。雖有五件。總敬止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在。異名各各指點者。要令止之易曉耳。此是歷引詩以印證止至善。而釋之者也有。斐君子。乃衛人美武公者。爾雅切治骨。磋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合之總是已。精益精之意。但既分兩項。則骨角是脆的。易治。玉石是堅的。難治。琢磨較切磋更深也。道訓言。乃皆詩句所言之意。學是學問。要研窮得精微。自脩是自己脩爲。要克治得瑩潔。瑟如琴瑟。其絃條理井然。最爲嚴密。個者

武猛之意。恟嚴謹貌。乃心之不散。亂。恟戰懼貌。乃心之不昏惰。
恟。恟卽直解。瑟。備者。赫乃顯盛。一身之舉動。式於九圍。噎乃大
語。一言之吐露。播於四方。威者。有威可畏。如望之儼然。聽其言
也。厲儀者。其儀不忒。如行爲世法。言爲世則。斐文貌。誼訓忘盛。
德至善爲民之不忘。乃同然之感。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可解
也。遂句。還他各爲訓釋。不必互相聯絡。道學指格致。自脩指誠
意。恟。恟指正心。威。威指脩身。盛。德至善之不忘。指格致誠正脩
之造其至此。是借詩以證格致誠正脩而釋其旨者。前王指文
武君子。是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學問的人。賢如前王之仁讓。
是其賢處。倣之以典仁讓。卽賢其賢也。親如前王之老老長長。

是其親處。做之以爲老老長長。卽親其親也。樂者。前王之教化。使風行俗美。何等快活。樂其樂。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風俗也。利者。前王之生財。使家給人足。何等利益。利其利。是受享前王留下的好生業也。其實賢親小人亦有樂利。君子亦有各從所重言之耳。遺澤一日在人。則人心一日未泯。故沒世不忘。此是借詩以證齊治平而繹其旨者。程朱謂兩引詩皆釋止至善。以文中原有至善義。若不將本文移置篇末作結。則自須權從程朱爲當矣。

〔演〕止至善之說何昉乎。詩言邦畿有千里之廣。惟民之所居止。詩言緝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夫子讀是詩而嘆曰。

鳥於當止之處。猶知其所止。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知止不如鳥乎。能止之式何如。詩言穆穆然玄默之文王。於乎緝焉聯續。熙焉光明。而以敬爲止。如爲人君。仁是至善。則止於仁。爲人臣。敬是至善。則止於敬。爲人子。孝是至善。則止於孝。爲人父。慈是至善。則止於慈。與國人交。信是至善。則止於信。蓋隨其所值。可得乎止者。而止。至善不於文王貽示之耶。云何有格致誠正脩之說。詩言瞻彼淇澳之水隈。菉竹猗猗。其美盛。有文斐之武公。其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兮嚴密。儻兮武猛。赫兮顯盛。喧兮宣播。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忘兮。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其爲學之研窮。卽格致也。所謂如琢如磨者。體之自

已以爲脩治卽誠意也。所謂瑟兮僖兮者。心體毫無昏散。恂焉
嚴謹。慄焉戰懼。卽正心也。所謂赫兮喧兮者。身範極其時。益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卽脩身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言
德極其盛。善極其至。民之感之者。自憶念而不能忘也。是格致
誠正。脩之造其至。殆非無稽矣。云何有齊治平之說。詩言嗚呼。
文武之前王。其德不能忘。前王何以得此於後人。蓋以知學問
之君子。師法前王之仁讓。賢其所賢。師法前王之老長。親其所
親。未知學問之小人。享前王風俗之美。樂其所樂。被前王耕鑿
之澤。利其所利。前王貽澤之長如此。此以沒世不忘也。是齊治
平之造其至。又非無稽矣。

商王五戚問仁敬孝慈信卽是敬止否。答曰然。曰如此則仁敬孝慈信似只指心體不宜說向作用上。曰本文明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如何不是作用。近日講書套子件件要說到心體。且問能作用的又是誰。若講定存主的纔是心作用的不是心。則心止管定腔子內所謂止者亦將局守方寸而爲頑然一死物矣。又何至善之有。○曹覲文問時說切磋先在欲上刮除乾淨琢磨方在理上脩琢完好似說得精細答曰理欲原互爲乘除欲上未淨卽於理上未妥理上未妥亦卽於欲上未淨學脩時總爲着理欲之消長安得分作先後兩路恐於心學上難體會。○虞宗政問恂慤似卽敬字之義但文王

是自然的。武公是勉然的。當有安勉之別。答曰：緝熙敬止，固是自然。恂慤訓惡，則是狀其心體之謹密，而無纖隙可乘，亦非勉強者所能。蓋此總是引詩之成語，以證首章之旨。俱就見成的說，不必論其人之有功夫與無功夫也。○劉國裕問：瞻彼淇澳，與前王不忘二段，當是證止至善，何以謂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答曰：據今本，置於各傳之前，只得要以證止至善爲訓。豈知賈述古本原在全書之末，明是總結，則八目與三綱皆謂歷引詩書以作證，而釋之，其旨趣不更爲悠長乎？

管東溟曰：大學既發崇矩平天下義，然後反到首章三綱領上，而通貫之，格致中庸篇首言天命之性，而終歸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形無象，一箇無聲無臭，一箇無形無象，吳觀我曰：未知而學，非無學時之脩；既知而脩，非無脩時之學。

學奕者必當局。學射者必操弓。學時之脩也。知奕者不忘譜。知射者不忘彘。脩時之學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淵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雖分三項。而根本只在明明德。故復引夫子所論無訟以作證。而抽繹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所言訟的人言語虛花。全沒有一毫真心。乃無情者使無訟。是無情的人不敢將辭說展辯。惟恐虛言負疚。志向上十分害怕。大畏民志。即頂上無情。一直說下。蓋此句還是歇後語。究所以大畏。畢竟縣已之明其明德。而有以觸發之者。此謂知本。亦只就無訟本於畏志。泛泛論個知本。而明德爲本意。自

見於言外

演知本之說又從何助者夫子嘗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是無情實者一對之我卽不得盡其虛降乃有以大畏民之志向論無訟至於畏志如此此謂之知本而所謂明親至善之歸本於明德豈沒無所證而云然哉

商羅應垣問此謂知本舊講不指民志之畏乃指己德之明似亦直截答曰從來刑監勢禁只可使民外邊畏到畏及其志則感從君德自不待言因本文原未指出不添贅更覺有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鄭康成古本此二句原在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乃首章結語照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盡爲收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慮爲發格致更互證但從來既移置於此今不敢復古第爲發明於後

測此謂知本。應上堂是皆以脩身爲本而結之。最爲貼切。復加此謂知之至者何。蓋脩身中原以致知爲盡着。乃本中之本。惟其最重。故格致功夫。上文定靜安慮得已詳言之。旣知脩身爲本。則必能窮本之盡處。用格致之功。而知可至。故接以此謂知之至也。單結知至。以其爲本中之獨重。而非六目之可並。且以應前明明德明字。以見大學重在自明誠之意。

演推推本於脩身。此謂知本。惟推脩身之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此謂知之至也。知旣至而德之明者。不已適明之也哉。

商羅伏龍問。此謂知之至也。明似傳中之結句。六目皆有傳以釋何獨致知無釋。答曰。此謂知之至。但有結句。無引首句。且結

句亦與各傳不類。明是首章之結語。至釋誠意。又不類正心脩身等之兩下開合。獨提誠意。若斷自誠意爲始者。則致知之不立。傳似非無謂也。施惟誠曰。凡傳俱有發明。此謂知之至。頂上太空。卽謂定靜安慮。是發明格致義。相屬太遠。恐承頂不來。曰。既是結語。乃總收通篇之旨。此謂知本句。業彙結脩身爲本矣。此謂知至句。又卽承知本而結通篇。豈但定靜安慮。卽明明德。且相爲呼應。有何隔遠。難承耶。湯自新曰。八目並列。而獨結知至。謂所重在格致。有何爲據。曰。八目先說平天下。乃不云平而云明明德於天下。又推本於致知格物。首尾俱是重明。且篇中定靜安慮。若非發明格致。則與誠正脩等。未免夾混。將從何處。

下手恐此義無安頓處矣。既是經文中獨發格致，則顯是專重格致。故篇首說明明德篇末結知之至，皆意主重明。而天然相爲呼應，豈得夾格致於衆目，而可代作傳爲耶？

管東溟曰：或問宋儒論學，必曰知行並進。而禪家亦惡解釋於行。今釋大學格致章中結語，全不提起力行，單拈此謂知之至也，不幾於重解而輕行乎？曰：知行何嘗相離？禪家則解先而行後，故儒者以知行並進挽之。然曰並進，則猶二之也。此是儒學非聖學，亦是賢希聖之學，非聖希天之學。聖學之所以爲妙，全在合內外之道，言致知，更不必以力行補之。行在知中矣。言力行，亦不必以致知補之。知在行中矣。然聖人行無轍迹，所過者化，其所隱然獨覺，而莫可測其涯涘者，知也。知是聖學之進位處，格物之格，正合知行合一之義，而非並進之謂也。俗儒好攻佛氏之瑕，將正覺妙覺等義而故掃之，然則亦掃孔門知本知至之案手，甚矣成心之碍聖學也。吳觀我曰：首篇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經之旨，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爲之釋也。知格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傳之不必補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管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厭如字讀

淵明自欺者不要欺瞞了自心之知此在格致以後固能靈知不昧然不特賢者有之卽看下面閒居小人見君子厭然揜者本心何嘗不明白可見此知人人皆有只爲自己瞞昧過了所以吃緊道一句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在提此自心之知作主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謂其樣

子猶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便已直達。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且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善惡相攙混也。惟本心直達。當下更無欠缺。不滿意處。故謂之自謙。謙註疏作慊。獨卽指自乃意之萌處。以其離人。單有自己。故又以獨言之。凡人當對耦時。皆知簡點。無耦便易放肆。不知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快活。故君子必慎其獨。下文引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閒居。是沒有交際。人所不及見者。此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自道。

極有趣味。及見君子方纔露出厭然模樣。厭者厭惡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怕將出與人看。於是拚其不善而著其善。把平時做的不好事。藏匿過了。不曾做的好事。鋪排出來。人之視己。已字是小人自指。小人常拚著時。於人之視己。恰像把牠肺肝。盡情看破了一般。乃自心覺得如此。夫拚善著不善。本爲要欺人。却又自道被人看破。而厭然之狀已露。拚著濟得甚事。則何益矣。誠中誠字。從來俱作好字。眼看見頂小人。他行事固不好。厭然如見的念頭。却是真實。誠中形外。正指此厭然如見之念。既已實具於中。則其情態自必形見於外。而無能復匿也。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昧。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前義。

而曰君子必慎其獨。此獨不專屬閒居。卽見君子處俱是。如人面孔向着人口裡對人說話。心中暗自思忖。人不及知。豈不是獨。曾子曰三字。據賈逵謂大學是子思所作。則此乃引曾子之言爲證者。所視所指。只虛虛說有個所在。爲十目一齊所視着。十手一齊所指着。指視周圍森布無一隙之空。故嘆其爲嚴本意。則實指此獨之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也。惟誠中必形外。故富而有財者。能潤屋有德而誠意者。能潤身。德卽指誠意。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心體包乎天地萬物。原極廣潤。一有私僞。此心擠不出來。與人看。便被皮囊裹定狹小了。誠意的人。其心仰不愧。俯不作。上下與天地同流。何等廣大胖。卽詩伴與爾游之伴。

乃寬舒展布。無局促拘攣之義也。心廣體胖。則正心脩身之驗。亦於此發其端矣。夫惟有德者。方能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一不誠。正脩之功。皆從此斬絕。更無可入手處。故君子必誠其意。此章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爲致知格物收實踐之功。心廣體胖句。爲正心脩身啓馴養之路。並見相關之義。而武先武後。俱於此着力。則誠意洵爲吃緊處也。

演所謂誠其意者。當直達其本心之知。毋得自己欺昧也。其直達之狀。一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情無不竭。乃始快足於已。而無餘歉。此之謂自謙。欺慊皆屬於自是功夫。全不涉人見。止在意中無耦之獨爲根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卽以小人觀之。當其閒居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將獨知之本。念已盡情。覆過矣。及至見君子。而後厭然疚惡之狀。愧有不能自欺者。於是拚蓋其不善。而張著其善。此時又於人之視已。却如見其肺肝然。更覺有不能欺人者。則拚著亦何益矣。此謂獨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獨之不容自昧如此。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嘗言十日之所環視。十手之所環指。昭布森列。其嚴密矣乎。讀此言。而誠中形外之獨。更有惕然者。大凡財多而富者。必潤澤其屋。意誠而有德者。必潤澤其身。於心則不愧怍。而廣大於體。則無局促。而作負有德之潤身。若此。皆誠誠意所致。是誠意實從悟起脩。最爲學問吃緊。故君子必誠其意。

商賈時雨問格致後查猶有自欺而乃以毋爲戒何也答曰人儘有見地高明自負能悟却不去實落用功實行終不副其所見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總之本心人人自知人人未必能自慊不慊便是自欺了○史乘古問惡臭好色明是爲善惡作比喻何爲好惡不貼善惡答曰世人惡惡好善與惡惡臭好好色孰爲絕無一毫之欺曰自然惡惡臭好好色爲最真曰既如此則以二如字繫頂毋自欺形狀豈不直截痛快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原爲毋自欺作比喻若說爲善惡比喻是於毋自欺處又添一層反覺寬懈矣曰若不求決去必得於好惡猶恐未盡曰若求決去必得則世間不如意事甚多何以能得自慊

吃緊在喚醒兩自字。不得添補。致掩原文。○李宗臯問。此慎獨於中庸慎獨同否。答曰。中庸之獨。根上性來。乃指性體。慎獨之極。則爲至誠學問已到盡處。此之獨。根上意來。止是意之萌處。慎獨之極。亦只了得誠意。乃學問中一節。曰誠意之慎獨。豈不必造到至誠耶。曰造到至誠。則意已盡化。豈復誠意之可云。蓋中庸重在誠。故總提慎獨作主。而大學重在明。故慎獨止列之一節中。○曹泰續問。小人爲不善。至於肺肝如見。皆謂作事敗露。今何故以獨之不容自昧言。答曰。人之視已已字。明是小人自道。非真有人見他。蓋其爲不善時。獨念決定曉得不該做。但只是將他欺瞞。不依此作主。所以纔到君子面前。獨念便不能

相安自己厭惡起來。只得向外邊多方掩飾。然獨念又在內。恍張驚恐。道是被入覷破。可見這獨。決埋沒他不得的。若其形外。則在厭然拚著看出有此情態。自難逃於識者。但此爲闡明誠意。惟狀獨之不容自昧。最要緊耳。○張右民問。十目十手。明指獨之不容自昧。何故要虛說。答曰。此引曾子平日之言。總是狀其指視之最衆。以警惕人。原未說定何處。究竟不外一獨。而或自己驚疑。或被入覷破。惟虛說則俱可該得。○方之瀚問。心廣似明說正心。體胖是明說脩身。何謂發其端。且此是釋誠意。何爲預及正脩之驗。答曰。心廣止能致廣大。未必盡精微。正心則精微兼盡矣。體胖止於辟面盎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則周旋

悉中禮矣。其驗原自有別。蓋誠意承致知而爲心身啓鎔功夫。實相貫串。故正脩之效。雖未畢彰。而亦已漸露。要非判然兩截。○俞忠宸問。世亦有誠意而不致知者。如子路錯認衛事。自甘一死。然其心實未嘗有欺。答曰。然。此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夫子嘗教以勿欺。則強不知爲知。終亦脫不得自欺。繇此以推。凡實行精嚴。而見地未徹者。其於誠正脩處。恐未可自信。爲極則也。

管東溟曰。有聰明曠達之士。或預聞於聖學。或密契於禪玄。觸發性靈。漸入真境。亦庶乎其知止焉者。而僞根未拔。世味轉深。反以其圓通無礙之宗。滋長其徇外爲人之念。聽其言。見道之言也。驗其行。動衆之行也。而察其心。則自欺之心也。故大學於物格知至之後。尚嚴慎獨之防焉。○獨以無對爲義。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一分於善惡。卽有對矣。易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

好惡之真則獨體也。解於善惡而好惡之真幾逝矣。真幾難察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滿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慎獨始無添漏也。○謙之讀。惟正如說之讀。悅。

吳觀我曰。意能分別物我。而馳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旨。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即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罪之魁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功之首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脩。民非意不親。善非意不止。○閒居非獨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者。用慎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於照。則一念用於妄矣。念念不用於照。則念念用於妄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身如字

○**潮**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所發者。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

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偶動也。四者原人情所不無。但有所忿懣則未免着於忿懣之相而不能還返於虛。不得其正直頂上文忿懣便不得其正矣。不必添入心字。下三句亦然。此在能誠意者執心未化。正是其有所處。然卽以常人泛論亦無不可。懣乃怒之忍而不得達者。忿懣者氣鬱。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悅慕而且暢遂矣。心不在焉。因忿懣等偏於所發。心隨之以有着而失其虛中之宰也。凡目視耳聽口食皆藉心照管方能知覺。今心既不在則顧彼失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自是實事。此歷數其受病之處。只在一所字。病旣明而發藥有不待言者。蓋虛虛狀個心與身相關之切。以見脩之

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功。則未經道及。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人從氣質上起念。身有所忿懣。則忿懣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則恐懼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好樂。則好樂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憂患。則憂患以有着不得其正。因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引其心而不在焉。則百體誰爲覺察。將目視而不見色。耳聽而不聞聲。口食而不知其味。一身舉動。悉茫然矣。心與身相關之切如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商王純臣問。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答曰。身無知。卽精心以爲知。心爲氣質川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屬

之身。劉邦彥曰。身既藉心爲知。則忿懣等亦卽是心。何爲不得其正。不措心說曰。玩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從忿懣一直讀下文。氣乃順。挿入心字。不免添補。且心之不正。惟就所發處。方纔有可指點耳。李佐曰。下文緊接心不在焉。若不得其正。指忿懣等。則意不直承矣。曰。因所發之有偏。而知所存之失主。其意正爾相承。○倪嘉元問。忿懣等旣從身起。卽是不得其正。何爲又重所字。答曰。所乃方所。若無所。則雖從身起。形色卽是天性矣。故心所最爲大病。○吳士文問。忿懣等旣因身而不正。則從心起者。必得其正矣。當是如何。答曰。在心則如發憤忘食。便是忿懣。君子以恐懼脩省。便是恐懼。好之者樂之者。便是好樂。君

子有終身之憂患其不能也。便是憂患。凡此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卽正矣。閔兆祥曰。如此恐未免作意說不得正心。曰發得自然而然。卽屬之心。如夫子本毋意而亦發。憤忘食。豈不是心上作用。○李浩問。不見不聞不知味。還是視聽食失其理。若謂真實不見不聞。恐無此事。答曰。嘗聞先輩有專心讀書者。家人食以糖糕。彼以糕餂墨而食。不知其非糖也。安得謂無此事。本文原只說視不見聽不聞。失理嫌於補資。○邢士俊問。畢竟正心當有功夫。如何樣去做。答曰。心上最難着力。纔着力便是意。惟從誠意後。養未發之中。以化成心。調已發之和。以消執念。是乃正之之功也。傳者止欲發明身心相因處。故此不之道及。

管束。漢曰：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心體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心體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乃意中之根塵耳。大學以之言正心者，何？曰：此承致知誠意之後而言。悟境猶存，而我心未盡，不無忿懣、憂樂之心所焉。皆意根爲之障也。蓋纖塵未化，即與天地不相似，而心非其心矣。安可謂知己致意已誠而忘所事哉？下章以親愛、賤惡之時言身不脩，亦此意也。○卽忿懣、恐懼以正心，則可就忿懣、恐懼以求心，則不可。心之體，當求諸忿懣、恐懼所不可遷之地，亦不可泥方寸之地，而求心也。內與謂山河大地及我心、我身俱妙明真心中物。又謂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最善狀心者。

吳視我曰：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異名。內合於身，而外達於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公好公惡者，借身以發機，後卽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作惡者，緣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繫於偏倚之鄉。正心者，正其忘身之心而已。脩身者，脩其從心之身而已。是故益之而損者，有身之病障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多標對治脩齊二釋，直指病原，識病不識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識治不識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脩也。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凶之誅，忿懣而無所忿，懣勝。

子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動好樂而無所好樂澤水之
警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不生於身而
身有有於心哉心無在故無不在身無爲故無不爲○有而無
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
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以具卽用證體有爲之應迹全起
體妙用神無念之室知常照不偏不倚時措時宜正也脩也學
有二道乎哉○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卽歎其
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曰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
非但以靜坐爲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
排遣爲功也何則有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
之事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矣離事求靜
則偏於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畔援忻美而遺之以靜見
物之可畔援忻美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
靜正如巨石壓草石下潛滋當其靜時似有歸着及至應物猶
然故吾君子笑服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之不生而求照
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綿綿密密寂寂惺惺從
較勘得收歛從收歛得純益從純益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夫
是之謂主靜以涵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求情念之不起而求性
覺之不昧於事事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了了明明堂堂正正從敬畏得閒然從閒然得脫洒從脫洒得則融從閒融得泯合夫是之謂靜動以主靜然則紮矩之道非但用之於動而亦用之於靜矣立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動矣靜之所得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得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晦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人學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之外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測〕人之其所人字乃通論人情之訓往猶言向着這一邊去辟則加於彼而有偏矣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

分相臨者。哀矜是失所者。放情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一家之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放情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因僻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知美者。天下鮮有。深嘆平情之難也。碩訓大引諺。不但證好惡之僻。正以人情之最切者。做醒之人。只要道子好。便惡也。一味護短。不曉得人。只要嫌苗惡。便碩也。一味過望。不曉得目前極易見的事。尚然如此。此章不說身如何不脩。家如何不齊。惟將情之出乎身而行乎家者。歷狀其偏。受病只在一僻字。而不脩不齊之相因。已自昭然於言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常人之情一之於其所親愛便偏於親愛而辟焉一之於其所賤惡便偏於賤惡而辟焉一之於其所畏敬便偏於畏敬而辟焉一之於其所哀矜便偏於哀矜而辟焉一之於其所放情便偏於放情而辟焉故好是人而猶知其惡惡是人而猶知其美能不至於辟者其用情甚難舉天下鮮有矣故俗諺有言常人喜於子善而莫知其惡患於苗敗而莫知其碩目前極易曉事尚且有蔽身之接於家者若此安望其以脩而得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商史起變問正心後何以有好惡之辟答曰辟非必作意乃其人應好應惡而無心中或稍踰其則蓋學問雖已深造而無始

來習氣最難盡除。故正心者亦恐未免。然既云人之其所卽就人情之通弊論亦可不必拘定在正心後也。○王師濟問之其所句時說謂之字卽辟字意着力還在之字。答曰如此則當云人之其所親愛焉之其所賤惡焉何必又贅一辟字。○孟師升問脩身卽可齊家何以大舜猶有傲弟有不肖子。答曰處置得宜乃所謂能知其子之惡正不妨於齊家者。

吳觀我曰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好惡之見前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脩之釋發之而帥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恤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也。人莫親於家故於脩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得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測教人之人指國人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無條教之頒所以能成就者全繇家之率教爲榜樣也下三句正解此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卽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立法弟與慈亦然引康誥獨發慈以使衆因此章爲治國設較重在使衆耳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是言保民如保子母之於子將此心真切去體貼他則啼笑之間必有彷彿其所欲者此繇心以誠通無假於學就慈幼而使衆可類推矣彼此一體爲仁先後有序爲讓典是國人效家之所爲而典起也貪則只要自討便宜不管人吃虧與仁反戾則只像自意行去不顧人不堪與讓反作亂亦效其貪戾而相爲爭奪也機者弩之發

動處撥指於此。破的於彼。一發便往。是借來形容字眼。如此指
着典仁與讓作亂言。機括之迅速不爽。是這等樣的。此謂二句。
引成語爲證。復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卽誠求之意也。有
諸已。指仁讓無諸已。指貪戾。是所好者。求諸人。亦教之仁讓。非
諸人亦教之毋貪戾。是所令者。以此律已。卽以此教人。謂之恕。
我之所告戒。爲人之所明曉。謂之喻。藏身不恕。而能喻人者。必
無之事。正與前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顧。而意更明
切矣。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爲孝弟慈。合
來是仁讓。再合來是仁。存之卽爲誠。推之卽爲恕。只是一件。蓋
惟誠乃根於所好。方能以恕爲令。其教人仁讓以盡孝弟慈。自

無乎不中而人人皆喻一誠求足以貫之者也三引詩乃咏嘆前義宜其家人詩中本屬女子而釋詩則就治國之君子言矣宜家人宜兄弟與之相合宜也其儀不忒表儀處不差忒卽足法之意也三詩只正是四國句指國其餘皆單指家而作者推及於國正見教國卽在教家中已寓復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單就三詩以結之

〔演〕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其家不可教誨而反能教誨國人者無之故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化於國何以明其然孝於親者卽所以出而事君也弟於長者卽所以出而事長也慈於幼者卽所以出而使衆也方法原無兩樣卽以慈觀

之。康誥言如保赤子。大凡爲母者。以其心真切求子之欲。雖不盡中。亦相去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夫者也。赤子無知。尚可以誠求。而况國人哉。一家謫然相親而仁。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仁。一家退然相遜而讓。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讓。一人貪而不仁。戾而不讓。一國皆必效其貪戾。至於相爭而作亂。其機括之捷於響應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卽以僨敗其事。一人之得。卽以安定其國。自古如堯舜。倡帥天下以仁。而民卽從其仁。如桀紂。倡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其暴。桀紂何嘗不令民爲仁。但其所出令。反其所好尚。民只從好而不從令。是故君子有仁讓於已。而后以其有者求諸人。無貪戾於已。而后以其無者非諸

人此乃推已之恕。民皆昭然可曉。若所藏蓄乎身不恕而能曉喻諸人者。決未之有也。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治國在齊其家。詩言桃天天其少好。葉蓁蓁其美盛。之子于歸往嫁。必宜令其家人。夫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其家人不特此也。詩言宜兄宜弟。夫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兄宜弟。又不特此也。詩言其儀不貳。乃表正是四國。夫惟其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以爲人之法則而後民之爲父子兄弟者。取法之也。卽三詩觀之而齊治相因之理。不有更相倡和而諷詠不窮者乎。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商〕柴世基問孝卽所以事君。乃以王祥之孝而身事二姓何如。

答曰。事君時。須將孝去用。若置之不用。則理雖一而人自岐之矣。如能愛已子。而不能以愛已子者愛民。亦此類也。○王熙章問堯舜帥天下。似論及平天下。何以入之治國章。答曰。有諸已。無諸已。藏身不恕。皆就切身處言。則所謂帥天下。原指身之所倡帥。未便及於天下。民從似卽親炙所帥之民耳。於治國亦說得去。若論天下字。則天下章內。又有長國家者。彼此原可通用。不必拘拘也。○秋禾謙問。如桀紂之君。其求人非人。必顯然不恕。何謂藏身不恕。答曰。以所好對所冷。則令播之天下。而好藏於一身。卽謂之藏。非必藏匿不露也。然世有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藏匿意亦不盡無。

吳觀我曰民之取法國君在家齊之後身之存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于天下之效可以漸收而明明德于天下之效不可以不頓發也明明德于天下之事可以漸收而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不可以不頓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命如字讀

淵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以與民同好惡故言好惡之公私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是以民心之向背言得失絜矩在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純疵言得失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通結以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之敬肆言得失一步警切一步然理財貴於生故又論生財之大道用人戒於聚歛故又論聚歛臣之菑害是理財復關乎用人而實總歸於絜矩者也上老老長長恤孤根上文治國來乃指上之施於下者不在家言但下文有絜矩尚要推開則此止虛論上施下感之情要未實舉其事

耳。老老謂安養其年高者。長長謂優禮其分尊者。恤孤謂撫恤其年幼而孤獨者。民者廣衆。盡人皆然。與孝與弟不倍者。因上之所感觸。皆興起其老老長長恤孤之念。正如石中之火。一擊便現。卽此見明德人所同具。與我無異。因我以知人。用此方法推去。無處不合拍。是以君子有個絜矩之道。矩乃爲方的法則。疑類今之角尺。絜者謂開束之。將這矩周圍度轉。物之方者。六面皆平。故通舉上下前後左右爲天下最廣闊。須遍處絜到。乃無遺耳。如人不能知下之情。但把所惡於上的看來。便是使下的方法。則毋以使下。人不能知上之情。但把所惡於下的看來。便是事上的方法。則毋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分明畫出一

繫矩模樣。故緊接此之謂繫矩之道。乃證明前義。繫矩似卽格物。上下前後左右卽是物。亦卽盡乎天下。繫此矩而所惡反觀。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卽格物也。繫此矩而所惡弗施。使上下前後左右之各得。卽平天下也。但格物所該者廣。而繫矩止就平天下一端論耳。此正是明明德於天下。爲通章最緊要處。下文公好惡而理財用人皆爲此也。這好惡能繫與不能繫。關係非是小可。故引樂只之詩。要將父母字挑醒。民之好惡。我卽好惡之。是我與民合成一個。而愛民如子。故謂民之父母。又引南山之詩。要將師尹挑出。有國來見師尹。尚爲民具瞻。有國者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慎。一辟便爲天下謬了。此處好惡之利害。

猶分說復引文王之詩合斷之道字俱訓言得衆得國。頂注同好惡而爲民父母。卽未喪師之配上帝者。失衆失國。頂上好惡辟而爲天下僇。卽已喪師之當監者。二則字文氣甚緊。纔得衆便得國。纔失衆便失國。畧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之意。民心向背其機如此。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看是故二字。緊頂上文。衆無分截。德卽是衆矩之矩。慎卽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慎。一念稍肆。衆處便不周徧。故君子他務未遑。急急慎德。有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則率土所出。盡入朝廷貢稅。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歸朝廷經費。此有用。惟人土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德爲根本。財爲

末節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內末。是將德置之身外。財歛之身內。本末反倒置矣。爭民施奪者。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也。既奪其有。則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與財必無並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債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空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於常。又以用財之利害合斷之。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土財用相因。不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亦有一則字。畧無停待。以見天命不常之意。夫天命得失。一係於君德。

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寶善而外此無足寶者故隨引楚書舅犯之所論寶者說去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白珩之問者惟善爲寶謂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也舅犯重耳之舅孤偃因秦穆公諷以得國而教之相答者仁親爲寶謂親死不得與於哭泣而思盡仁孝也觀兩言無以爲寶似於理財合惟善以爲寶似於用人合獨仁親句兩無所屬總因成語寶字相連帶說蓋繇理財暗過到用人斷而不斷藕斷絲連之法也秦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是斬釘截鐵絕不粘帶卽無他技模樣休休書作德心逸日休是樂易和美之意如有容者要說他有容先爲摹擬之詞技是有才者彥

訓美。聖訓。庸是有德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謂口中非不十分讚揚。其心中所好。吐露難盡。不止若自其口之所出也。寔能容之。正應轉如有容。因休休心事。難以一句道盡。故如此形狀之耳。尚亦有利者。謂其利不特在我一身。雖至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甚言其遺澤之遠也。媼是妬疾。是病人。有才技。與他何與。他眼中恰似形賽了短處。利害切身。深加憎惡。人之彥聖。彼視爲冰炭。違背不合。多方阻抑。使不得通達。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亦甚言其貽害之遠也。此兩種人。一可好。一可惡。誰不知之。然惟獨仁人。以天下爲一體。視小人害人者。真如芒刺在身。拔去始快。故必放流之。恐其到處害人。直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止。

言惡人則好人自在言外。不必添贅。此謂一句引成語作證。能
好能惡。謂盡其好惡之用。而不留餘力也。命是以賢才升進委
之氣數。全不自做主張過。是待不肖優容太恕。不得其宜。此正
是不能好不能惡。反跌以見仁人之獨能耳。甚至好惡全與人
相反。是謂拂逆人之性。箇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此
矣。是故君子是故字。直從前面絜矩收來。大道卽絜矩之大道。
中心不偏之謂忠。乃吾之本心也。言在人傍之謂信。謂言之不
欺。亦卽心之不欺也。忠則能以誠求。而中乎人之欲。信則能以
好令而喻乎人之心。所好所惡。無不與人心相通。故得此大道。
驕者氣高而凌人。恭者志滿而恣已。凌人則人所不堪者。儘力

施去恣已則已所欲爲者縱情做來所好所惡如何與人心通得過故失此大道忠信卽頂上能好惡之仁者驕泰卽頂上好惡之拂人者此亦合斷而加一必字乃決言非忠信不得非驕泰不失兩念實相對待以平天下之大道而止決於君心片念之間章內雖三言得失此獨爲究竟一着也然絜矩之大道又豈外於理財無財則無物以公好惡而絜矩亦難行矣財不可聚而不可不生故說有個生之之大道生之者衆凡驅遊惰之農闢土開荒及山海禁弛桑麻廣植俱是食之者寡凡朝無倖位及無事冒食者槩抑塞焉爲之者疾凡三時不害及田畯勸農督促他上緊去做用之者舒凡朝廷匪頒宴饗閭閻冠婚喪

祭俱有定式定時。不使急急用盡者。財足通君民言。以財發身。謂櫟了財。發起其身。乃財散而民有。父母之戴者也。以身發財。謂櫟了身。發起其財。乃財聚而身爲天下俸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是決言仁者之必能發身。而終事享財。則又見財之不終無者。凡上以一體愛下爲仁。上愛下。下亦必愛上。換文爲義者。分之所宜也。好則各出於真心。而不容解。非徒爲報施要結者。事者。所令民之事。如生衆爲疾之類。民皆樂趨而完成其事。故未有不終者。府庫乃所生之財。見輸於庫藏。必無忤出。常可安享。故未有非其財者。然理財不當。皆繇於用非其人。故引孟獻子之言。以爲戒。畜馬乘。是土初試爲大夫。馬四疋爲乘。

不察者。不諳其孕字之方。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木者。百乘之家。是有采地而自賦於民者。聚歛之臣。剝百姓之財。盜臣竊君之財。故寧舍彼取此。以利卽前用聚歛之臣。以義卽前好義而好仁。亦攝於其內。下文正發明之。小人巧於彌縫。人主但見其聚財。不知其歛怨。故以爲善之。至於天留人害並至。而善者亦難施挽回。則噬臍何及矣。此方明說用小人聚歛之害。而上文好義以致終事享財之報者。愈相形而見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兩言此謂。前虛後實。而意只一樣。以理財歸結於用人。蓋用人爲理財而設。而理財又爲繫矩而設者耳。

演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國與天下情本相同。如上能養年高者而老其老。民卽興起於孝。親上能敬分尊者而長其長。民卽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卽恤孤而不倍乎上。可見明德人人同具。度之皆合。如爲方之矩。然而可以絜度乎物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矩何如。人情不觸於己之所惡。恒逆施於人而不覺。如觀所惡於上。卽知使下之矩。絜之而毋以使下。觀所惡於下。卽知事上之矩。絜之而毋以事上。觀所惡於前。卽知先後之矩。絜之而毋以先後。觀所惡於後。卽知從前之矩。絜之而毋以從前。觀所惡於左。卽知交右之矩。絜之而毋以交於右。觀所惡於右。卽知交左之矩。絜之而毋

以交於左。所惡。周圍絜。過則面而面皆方。無處不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言可樂。只之君子。能爲民之父母。君子何以爲民父母。正以能絜矩。而民之所好。我卽好之。民之所惡。我卽惡之。真愛民如子者。此之謂民之父母。詩言節彼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其可畏。赫赫高位之師尹。民具以爾爲瞻仰。師尹不過有家。尚係民具瞻。有國者更不可以不慎。好惡一偏。辟則爲天下弑。僂矣。詩言殷之未喪師。衆罔克配乎上帝。繼此宜監視於殷。天之峻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衆。則爲民父母。卽以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衆。則爲天下僂。卽以失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慎乎絜矩之德。有

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量入爲出。此有用。繇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體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橫征入者。亦以悖理而劫奪出。康誥言。惟天命不於常言。慎德而善。則有人。有土。得此天命。外本內末而不善。則民散。悖出天命。卽失之矣。君德之純疵。其關係又有如此者。則人主含章更安所寶哉。楚書言。楚國無以白珩之玉爲寶。

惟觀射父左史倚相之善人。以爲寶。易犯言亡人。無以得國。爲實。惟仁孝乎。親以爲寶。泰誓言。若有一个臣。斷斷斷。截兮。無他技能之粘帶。其心之休休焉。和美難。以想像。其如有容焉。於人之有才技。若自己有之。人有彥美聖睿之德。口中雖極加讚嘆。其心好之。尚不啻若自其口出。蓋真寔能容之。非獨我一身受其利。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妬疾痛。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其阻抑。不得通達。蓋真寔不能容。非獨我一身受其害。以此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亦曰。殆哉。惟仁人以中國爲一體。恐此不能容之臣。爲之肆害。必放流之。進諸四夷之遠。不與同居中國。惟其愛人情。

切自用惡不容少恕。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訓良不虛者。若夫明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推讓之先。是聽之於命也。明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放。流之遠。是失之於過也。豈得爲能好能惡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逆人之性。而人情之所難堪。爾必逮及夫身矣。惟好惡必同於天下。是故君子有絮矩之大道。必忠信而盡已。不欺人。方好惡能通。乃以得之驕泰而凌人。恣已。卽妬惡相鬪。乃以失之。君心之敬肆。其關係又有如此者。而大道寧能廢財。卽財亦有生之之大道。人無遊惰而生之者。聚餽無冗蠹而食之者。寡急於耕稼而爲之者。疾緩於興作而用之者。舒則凶荒可以無患。上下之財。

恒足矣。仁者本不爲身。惟公其財於天下。而民自愛戴。以財去
發起其身。不仁者本以爲身。却不顧齒之我逮。而一味飲財。以
身去發起其財。世未有上好仁。以真心愛下。而下不好義。以真
心戴上也。本有好義。於君生財之事。不急於樂趣。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所貯之財。恃出爲患。而非其財者也。彼發身之
仁者。又安患無財哉。孟獻子言。大夫畜馬乘。不諳察於雞豚。卿
大夫伐冰之家。不畜牧乎牛羊。總之食君之厚祿。卽不當侵民
之微利。有采地百乘之家。其祿愈厚。不當畜聚飲之臣。與其有
聚飲之臣。侵民之利。寧有盜臣。侵已之利。此謂國不以聚飲之
利爲利。以民好之義爲利也。何者。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人君

自爲必自小人引之矣。彼但見財聚於上。以爲善之。殊不知
小人之使爲國家。歛怨日深。天備人害。一時並至。事壞之後。雖
有善者。亦難施拯救。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
徒受傷害之至。而以民好之義爲利。坐享府庫之安者也。能用
人方能理財。能理財方能聚斂。至於聚斂。則老老長長。恤孤各
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商〕陸鳴時問。前章論脩齊治。皆就身與家。家與國兩用。則處發
明平天下。獨不然者何也。答曰。國與天下。地勢雖有廣狹。設施
更無兩般。只要克拓得開。其義在聚斂二字內。足該之矣。○唐
時雍問。平天下者。原爲要明明德於天下。章內教民之意。何以

反畧答曰。教則老老長長恤孤。已具道之矣。至於絜矩而上下
前後左右之遍達。豈非欲盡天下皆明其明德耶。何得謂之畧。
曰。畢竟下文理財獨詳。似養之意居多。曰。子以人之老老長長
恤孤。何所事事。不過令其父兄子弟咸飽暖安逸。而各各得所。
非財則俯仰不給。室人止交誼矣。何以得盡夫孝弟慈。爲人上
者而不使泉貨流通。上下交足。又以何物爲之導民。但在小術。
離教以爲養。而在大道。卽養以爲教。其老老長長恤孤。直貫於
生衆食寡。爲戒用舒之中。至於生財而上好仁。下好義。則明明
德於天下之效。殆不離財而見一斑矣。○張殷甫問。老老長長
恤孤分明。卽是孝弟慈。何以不指在家言。答曰。正爲不說孝弟

慈而說老老長長恤孤故有不同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則慈吾幼是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己且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天下平意義原各有所爲○柴世與問絮矩從來解作推心未有以格物解者不知有何證據答曰絮矩原是借用字法非有實義就本書第一證據只有正心並無推心未免添出惟格物則爲本書第一義本文上下前後左右俱是物而格字與絮字又俱有推廣之意適相符合乃天然之解不煩增釋者也張有譽曰旣如此何不直說致知而又另立絮矩名目曰此爲平天下而設天下極廣濶上下四旁

一處不_得。平不得其平。惟矩則有個準則可繫。能處處取平。若物乃待矩取方。正不容違於矩者。且格物止於明了。而繫矩則見之施行。雖同而亦不盡同也。○楊初復問。解繫矩處。何以不說所好。獨說所惡。答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此單要動人知覺。方會推廣得開。故獨就所惡處說。○洪度問。光慎乎德。特說俱指格致誠正。今何以以繫矩言。答曰。德字只是有得於心。其淺深自難執定。如明明德。指格致誠正。德潤身。指誠意。此德又指繫矩。各隨本章文義爲證。然繫矩又安在。非格致誠正中來。○方士亮問。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

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甚有低昂了。答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真心去體貼。今如平天下者。要慎德。慎些甚麼。不過絮矩。卽絮矩絮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卽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吳德鑑問。財散若將君上的散與百姓恐不免爲驕虐之政。答曰。不但驕虐。亦恐難乎爲繼。此只是朝野間泉貨流通。不壅積帑內。而布散於天下。卽謂之財散耳。○羅伏龍問。仁者能愛人。固也。惡人亦屬之仁者。恐不類。其義若何。答曰。能愛能惡。總歸一體之愛上生來。其人能推廣吾愛。則愛之自不容釋。其人妨礙吾愛。則惡之自不容貸。若優容小人。至

於作奸肆惡。流毒生靈。則豈非以小不忍。成其大殘刻哉。故昔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者之用心。當是如此。○徐時泰問。泰字論語俱作好字義。此何以與驕並言。答曰。泰惟與驕反。故善若與驕合。卽不善矣。且彼論持身。則貴於自得。此論撫世。又貴於下人。亦須隨地異觀。○施惟中問。仁者不求自利。何以發身爲言。答曰。若非發身。則何以管天下利權。而爲斯世斯民造福。天下旣蒙其利。則尊親之戴。民情自不容已。豈仁者有意要求。且傳者將此與不仁對言。明是爲公財者。侈其得筭。正使貪主之醉眼知醒耳。○張作楫問。觀用聚斂之臣。以致尙害。則理財實繇於用人。似宜重在用人。○答曰。子弟想還是理財爲用。

人設還是用人爲理財設。○趙仕輝問：脩身使猶有貪戾齊家治國後猶有好惡拂人之性，何故？答曰：貪戾與仁讓對，好惡拂人之性與能愛惡之仁人對，乃彼此相形之辭，而非上下文相承比也。

管東溟曰：紮矩之道，卽格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物也。上則事下，則使，前則從，後則先，左右則交，格物也。矩一紮而天下自平。矩必紮於天下，而後物格知至之能事畢。吳觀我曰：紮矩之機，有位者隆，而無位者殺，紮矩之道，有身者塞，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行其道，而舜之耄罔於齊治均平之天，聖人在下，則脩其道以定其體，而知之耄傳其格致誠正之學。○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彰，謂之彰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虛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哉？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謂也。○夫曰忠信以得之，苟不曰欺妄以失之，曰驕泰以失之，易不曰謙以得之乎？曰此互攝之義也，欺妄之謂，發揮於驕泰之情，驕泰之情，還滋其

欺妄之習。兩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好惡之矩。所以不能常繫於
也。忠信者所以代欺妄之本也。謙慎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
伏也。同時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言謙慎。而謙慎之德已彰。其
起也。同時而起。故謂之驕泰。則不言欺妄。而欺妄之失已彰。○
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蚤蝨距
虛云爾哉。事非我有。爲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爲民而有
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
用之於神者。爲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爲其養民也。用之於族
者。爲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爲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君者。亦
爲其臨民。而非爲其獨異於民也。○恕之名。見於齊治之釋。而
以藏身寓忠。忠之名。見於治平之釋。而以繫矩明恕。一而已矣。
時乎並舉之。而不爲有餘。時乎偏舉之。而不爲不足。○治國之
釋。獨詳於教民。而握機於恕。平天下之釋。獨詳於富民。而歸本
於忠。此又之默相爲用者。